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
第十六回 天倫快敘秋鶴還家 孽海愁深環姑削髮

卻說緝堂要問彈路準頭度數，冶秋笑道：「兄作領事官，還不知道這個解說？」蔭田道：「倒不要怪他，現今中國的大小官，大半是勢利上頭鑽謀來的，那裡有泰西人的學問？緝兄能講幾句西話，還算好呢。」說得緝堂笑了，秋鶴道：「彈子開出去，遠近不同，度數是一定的。」緝堂道：「天文家有經度緯度，何以彈子也有度呢？到底是什麼做主呢？」秋鶴道：「就是天文的度數，不過不論經緯，你可知道地球不是圓的麼？」緝堂道：「地球圖說，是泰西人的法子。我們中國人向來不是這麼說法，就是宋朝朱夫子也說太陽繞地左旋，好似地是平而不動的，現今看起來這些講究竟不合。」秋鶴道：「朱夫子本來不知道的，今泰西所講的彈准，就是地球的度數。全地分三百六十度，半個球得一百八十度，我們在這個半球上就占一百八十度。我們立在這裡，以向上為界，譬如此地向上左首有九十度，到地球一半的邊界。右首也九十度，到地球一半的邊界。但是放彈子出去，無論向左向右，只能及九十度，到地球一半的邊界為止。一半是彈出去的力，一半是彈墜下之力。其墜下之力，借著槍炮送力，又斜墜了去可多一半地步。譬如此地的彈從一度到二十度地方，則中間十步地方，就是拋物線的界限，因彈力只能到十度。從十度到二十度，是彈子借槍炮之力墜下的斜力了，所以槍炮低昂的準頭，最遠四十五度，高到四十六度，同四十五度一樣，高四十七度，同四十四度一樣，四十八度，同四十三度一樣。將半地球的一半九十度算兩頭通達的路，各得四十五度。一半拋物線裡頭的界限，一半拋物線外邊的界限。你們不懂算學，我須畫出來你們看。」遂取了一張紙將鉛筆畫好了，說道：「你們去看罷。」眾人看他手不停揮，不多幾時，將這圖一撇一環的畫起來，好像撇蘭花似的。緝堂笑道：「原來秋鶴先生倒工撇蘭的手法。」秋鶴聽了，反笑起來，冶秋笑道：「這是算學中打樣繪圖之法，本來要用界尺器具及鉛筆墨夾等物，現在不過草草畫一圖形，不算得打樣呢。」眾人見秋鶴畫了三個圖，又在每條線下各各注了某度某度的小字，又用一紙橫寫一二三四字樣，寫了一層，又畫一畫。又寫一層，須臾寫畢。眾人看時，尚不能明白。秋鶴又演說一回，方才領悟大略。無數拋物線路雖大小各異，而頂心之距，恒為通徑四分之一，是以皆成為同式之線。

緝堂笑道：「原來這個緣故，你能算出彈之遠近，可知克虜伯炮能擊多少路。」秋鶴道：「又來了，炮有大小，其上有表。須曉得這炮本來幾度，擊遠若干，再加幾度，或再減幾度，擊遠若干，方可算出。」蔭田笑道：「這麼著我來考你一考。譬如一個炮已試得炮軸昂起十度，這彈子出去能及一百丈的，這回子把這炮軸再加五度，共昂起十五度，你可算得彈及若干遠？」秋鶴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就把鉛筆在紙上一畫一畫的算起來，眾人看他寫的是：一〇二〇二四三。次層寫〇〇一，又次層寫五，圖列於上。

紫春道：「究竟若干呢？」秋鶴道：「已得了，這法容易之至，照蔭田所說法倍十度，得二十度，其正弦三四二零二零一萬一率。一百丈為二率，倍十五度得三十度，其正弦五零零零零零零為三率，求得四率。共得一百四十六丈二尺弱即是十度，再加五度，所算的遠近之准。」緝堂笑道：「佩服佩服。」冶秋笑道：「緝兄的算法比秋鶴更精，秋鶴算學還在緝兄的算中呢。」蔭田道：「這是怎講？」冶秋笑道：「紫兄本來是請我們喝酒的，這回子緝兄要替他省些酒，所以想出這難題目來考我們，等吾我們少飲，回來他還向紫春要酒呢！」說得眾人笑了，紫春笑道：「正是，不要談這些經濟了，我們喝酒要緊。」冶秋就命人取了大杯來，秋鶴笑道：「你不要憐他人之慨，這裡中國酒是不易得的，你這回子取大杯，不曉得紫兄暗暗裡的心痛呢！」眾人又笑了一陣，就大家喝起大杯來。紫春酒量本淺，這回倒不能不陪了。飲了一回，秋鶴就要行令，緝堂道：「就怕紫春不能喝。」紫春道：「你們各用大杯，我只用小杯。」蔭田道：「這是斷不能的。」紫春道：「何苦要我喝醉呢？回來不能送客倒是笑話，這麼著，你們一杯我就半杯。」冶秋笑道：「紫春吃了虧了。」紫春道：「我寧可少喝，倒不吃虧。」冶秋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」紫春道：「怎講？」冶秋笑道：「你不見火車輪船的價目麼？大人照例，小兒減半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主人做了小兒了。」秋鶴道：「你們莫爭，紫兄也不必減，你竟喝半杯，我也替你喝半杯。」緝堂道：「這還公允，就請宣令罷。」秋鶴就飲了一大杯，再斟了三大杯，說道：「我這令叫字體四柱冊子令，說得好，自己不飲，各人分飲三大杯；不好，說的人自己飲三大杯。」紫春道：「妙極，我說得出就可以不飲了。秋鶴兄請說罷，什麼是字體四柱冊呢？」秋鶴道：「我這令杯已經乾了，我這回說了出來，到收令再飲令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秋鶴道：「我說是一個佶字。」冶秋道：「佶字怎麼講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你不要忙，我來說。佶字，舊管是個吉字，新收一個人字，開除了一個口字，實在是個仕字。」

眾人道：「好，當賀！」就把三杯分飲了，次是冶秋道：「我說湘字，舊管是個相字，新收一個水字，開除了目字，實在是個沐字。」

眾人道好，也飲了。該是緝堂，緝堂道：「我說這字不好聽。」眾人道：「你只管說。」緝堂便笑道：「是一個冀字。冀字，舊管是番字，新收一個共字，開除了米字，實在是個異字。」

眾人笑道：「大不雅，該罰！」緝堂道：「我本來說明白的不好聽，難道不通麼？」冶秋道：「不要爭，緝堂替紫春喝一杯罷，可以再存半杯。」眾人道：「便宜了他了。」緝堂只得喝了一杯，該是蔭田了，蔭田道：

「欽字，舊管是個秋字，新收了一個金字，開除了火字，實在是個鑣字。」

眾人道好，各賀了。紫春道：「應該是我了，就說一個謝字，舊管是個射字，新收了一個言字，開除了身字，實在是個討字。」

眾人道：「好極，自然得很呢。」大家又賀了，秋鶴道：「已輪到我了，我來收令罷，時候也不早了。我說一個案字，舊管是安字，新收了木字，開除了女字，實在是個宋字。」

說畢自飲一杯，眾人也賀了一杯，就傳飯吃了。又喝了一回子茶，方才散去。

次日冶秋一早獨自出去，午後回來，手裡拿著一張日本華字報，說道：「秋鶴哥你看，這新聞上有蕭雲的信，上邊這個隱號是你的，他無從寄信，所以登在上頭，就是你畹香這件事務。」秋鶴因冶秋出去，正在悶悶，看了一回書，撲在牀上，聽了這句話，連忙起來，說道：「在那裡？你給我看！」冶秋就將這報交與秋鶴，秋鶴看見是五月初二的，尋了一回，方才看見，上寫著：

酒■如見。前奉手畢，托訊彼美芳蹤，當即托訪事人遍為物色，而花天塵海，香玉深藏。旋據邗江來信，謂此卿出門後，有人見其病倒京中，奄奄不起，迄今已久，無處根尋。或謂尚在人間，或謂已生天上，紅妝奪志，青塚銷魂，事在可疑。請君自愛，府上望切，何日歸來。此覆，蕭雲頓啟。

秋鶴見了這書，禁不住淚珠兒簌簌的墮下。自念平生傲骨，青眼難逢。王杰樓登相，如壁立須眉，眉七尺，既不能保環姑於前，又不能保畹香於後。王郎天壤，呖語興悲。回首將來，終無了局。這麼一想，就不覺嗚嗚的哭起來。冶秋也陪了幾點英雄淚。停了一回，又勸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莫傷心！我想畹香這人是有主意的，總不至到這個樣兒。我們且回去，到了中國再作計較罷！」秋鶴道：「老弟不曉得這個人，是我秋鶴的知己。我已費了許多辛苦，要成全他夫婦同心，盼望他終身歡樂。誰料彩雲易散，中道分離。回首人天，心灰已死。我當時在揚州的時候，看他這般病景，本來要替他安排位置，使其母女舒舒服服的過度，乃空囊洗阮，軍務相催，也就輕易一走。豈知留書這一朝，就是與他生離死別之時呢！」說著又哭起來了。冶秋道：「信上蕭雲並無說定這句話，你倒算他是信史了。倘然他好好的在那裡，你也應該替他忌諱忌諱。況且你看這新聞紙上日國與高國已經失和，中國調兵前去，被他連敗了數陣，日國的兵渡過鴨綠江來，我中國軍務，恐怕這些貪生怕死的人靠不住。你我雖不能替君國分憂，也當念念家事。世伯太夫人在堂，尊嫂是個女流，他們得了這爭戰的信，不知憂得什麼似的。你一味好游，也覺偏見，倒不如且回去罷。」秋鶴歎氣道：「罔極如天，深情似海。處此境界，均付輕塵。叫我如何呢？你前年教我舞劍的法兒，久已拋荒了，你今來看我舞一

回，是不是？有破綻，你就教我。」冶秋道：「你且舞我看！」秋鶴就在牀頭抽出一口寶劍，在庭心裡舞起來。口中歌云：

中郎不作鍾期死，肉怪屍妖皆餘子。雄心鬱勃起長吟，夜舞龍泉三尺紫。三尺紫化長虹，俠骨凝霜渾太空。手回天地日月倒，自填恨海成鴻■。鴻■再奠機心掃，花久春長人不老。大千盡住有情天，不解相思不煩惱。豐城寶氣騰干將，枉把真心換冷腸。引起歸心三萬里，夢中飛過太平洋。

舞畢，但聽拍達一聲，把廊下這柱斲斷了一半，險些兒把柱上的燈墮下來，幸虧店家未曾知道。重把寶劍藏好，冶秋笑道：「你這舞法，總嫌太粗，我來舞你看！大凡舞劍之道，總要息心靜氣，方能神化。」遂取了自己雌雄雙劍出來，脫了外衣，在庭中整了一整格局步位，然後縱縱橫橫的舞。果然一道寒光，懾人毛髮。舞到後來，但見兩道白光線，射向半空，划然一聲，兩劍好似飛的樣子，插入鞘中。冶秋身體整立微笑，秋鶴拍掌道：「真好劍法！」冶秋走進來，重新穿了衣服，說道：「你不曾見我碧霄的舞劍呢！」秋鶴道：「他的劍到底怎樣？是誰教的？」冶秋道：「據他說是一個日本異人傳授的，也不知師父的姓名，他也不肯說。他真是劍仙的樣子！」秋鶴道：「回去我們須去訪訪他，給他一個受業門生帖子。」冶秋道：「我前年曾去訪過他的，據旁人說已經不在天津了，問不出到那裡去的。他本來是紅線青奴一輩，遊戲人間，這時候恐怕絕跡人間也未可知，回來且去問問，再作計較。」說著已經傍晚，二人又出去游了一回，回來已是上燈時候。秋鶴又傷感了一回，到次日就病起來。冶秋因日本這件事，要去從戎，被秋鶴這病累住了，終日在寓中照應。

到八月中旬秋鶴的病漸漸好起來。九月初二日，冶秋方同秋鶴束裝回中華來。到得南洋，冶秋到新加坡登岸去尋南洋的華友，籌餉招兵。秋鶴勸道：「這時候黨人當道，我輩雖欲效忠，恐官長仍多掣肘，不如不去的好。」冶秋那裡肯聽，說：「天下人，通學了你，將置君國於何地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你必定要去，我有中國進兵到日本的地圖一張在此，送了你罷。」冶秋大喜，秋鶴就取出來交給冶秋，只見圖上果然地理險要，節節詳明，連一屋一門一樹一石一澗一橋都記在上邊，其中國到日本的水陸各道，亦都注出。上寫著：

日本地域在亞洲之東，緯線自赤道北三十二度起至四十五度餘止。經線自中國京東十四度起，至二十七度止。縱約三千八百里，東西廣狹相等。分為八道，曰東海，曰西海，曰南海，曰北海，曰東山，曰北陸，曰山陽，曰山陰，凡八十二部，七百十七縣，舊都西京，今在東海道為東京。中國與日本相通水程有二，一自上海歷長崎、神戶逕達橫濱，一自廣州、香港逕達橫濱。自長崎至神戶者，必逕瀨戶內海。一路島嶼甚多，船不易行。且各島嶼樹木叢雜，可以潛設炮台，以藏伏兵節節牽制。倘誤入下關口峽，彼來絕我後路，則我兵為死地矣。進兵時此路切須謹慎，從香港到橫濱的正道，一水無阻，可以直攻浦賀，進逼品川。東京橫濱，皆不安矣。若用間道，則西攻下關，牽掣其兵不能兼顧。如其東西出沒，變化無方，則不從長崎北溯下關，而自朝鮮釜山南下。先據對馬一岐兩處之險，即由中道進兵。若不從下關西起神戶，可自南洋逕進加太等海峽，或據淡路以逼之，彼亦未易抗拒。自長崎南繞，北奪佐賀關搗攻下關之腹，此亦善策，或自琉春圖們江出師潛渡青森，據箱館，此又一道也，由箱館南下會於橫濱，此又一道也。或兵船抵新瀉，陸行四百七十里，繞東京之背。或據山陰道沿海，西赴長門，會於下關，或自福建、台灣進兵，先據鹿兒島，即以攻東京。或由鹿兒島西進，直抵長崎，皆善策也。大抵日本要害，東首近東京者為橫濱。橫濱要害，當海灣之口者，為浦賀。中權要害，近西京者大坂為神戶。而明石峽為其西戶，加太由良鳴門三峽為南戶，皆大坂神戶衝要。其要害之瀕西者，為長崎。當江浙之衝，形如立鳥尾處皆是峽隘，礁石甚多。瀕南者為鹿兒島，當閩粵之衝，然長崎屏列之島，而山川港為鹿兒島灣口。二處亦是用兵要地，下關乃南北東西總要。我若占之，則彼之兵路餉道，在在牽制，四處皆隔閡矣。故該處為通國最要之區平戶，北接二島，南接五島，海道甚狹，為長崎至下關中路要區。箱館為北海道門戶，扼之亦可奪氣。總之圖中所載須詳細揣摩，熟通變化，不可以死力爭也。

冶秋看了大喜，當時就把行李起岸，秋鶴送到岸邊，說道：「弟此番已是倦游，就要回到家中，不再遠出了。你去須見機而作能夠獨當一面最好，切不可受人的節制。現今日本學習洋人的法子，實心整頓，比中國可強數倍，不可以輕敵的。況且他不過與高麗為難，我們只好同他合保高麗，立一個私約，保全亞洲的大局。若必要同他失和，勝敗也不定呢。」冶秋道：「弟自有道理，雖說是籌餉練兵，也看大勢，可做便做，不可做也就罷了，但是你蕭雲那裡也須寄個信兒，你回去後，若到上海，就打聽我的地方，給一個信來。我聞得喬公候現在上海喬家浜，我們將來的事，就在他處，或臨土那裡接頭罷。」秋鶴道：「也好，但是我回去打諒並不在上海，耽擱一還要回家了。大約到了家，上海是必要來的，你恐怕未必到日本了。萬一遇著子虛、士負、蕭雲替我候候。」冶秋道：「前月日報上，已經說中國人官場的早已回去了，未必再住日本，子虛伯恐怕也回去了。倘你見了，也同我候候罷。」說著，只見僱的馬車已到，就把行李搬上。秋鶴拱了拱手，殊覺別恨重重，噙著淚說道：「你去罷，後會有期，前途保重！」冶秋也拱了一拱手，也不說什麼，就登車去了。

秋鶴回到船中，獨坐思想，覺得人生天地間，聚散無常。既然要別，倒不如不相見的好。又想到：「既然怕散，到不如不相識的好。譬如惜花的人看這花開放，果然好；若見他謝了，就有一種口不能言，無穹感慨的意思，倒不如不開的好。但是花的開謝，人的去來，我總不能做主，只得由他。須要我不曉得什麼是開謝，什麼是聚散。雖然看見了，也同看不見的一樣，就與我不相干了。莊子說得好：無以好惡內傷於身，我今回去要改一改從前的局面。少交幾個朋友，便免了多少煩惱。若要黠明墮聰，這是萬萬做不到的。這時船已開行，尚無風浪。船中有人帶得《花月痕》一部，秋鶴就向他借來看，到下半夜，通看完了，說道：「這部書倒做得有趣，不過韋傳的收場太苦些，但我秋鶴這般的遭際，也就是癡珠的樣兒。有環姑之多情，而不能藏之金屋；有晚香之知己，而不能保其始終；有喬公之愛才，而不能久入青眼。到而今親老家貧，孤身羈旅。妻兒望遠，後顧茫茫。雖行李中尚有幾百兩旅費，也是用得完了。到了家中，又不能閉戶著書，必當就近得了一件事情方好敷衍。當時喬公要保我，悔不從了他。功名雖了無所用，但是至今尚是一領青衫，未能發跡，這便作何了局呢？想到此處，又不覺憂慮起來，歎道：「天嚇，你生了我這一個人，不先替我安排一個境遇，何勿把我生到下賤末流中做了負販，勞勞筋力，倒是不識不知，也可以過日子的。」秋鶴這麼一想，一夜何曾睡著，到天亮身體倦極，反睡去了。

自此秋鶴在船，反反覆復看這部《花月痕》，有時出出淚，有時歎歎氣，到了十月初九，方到吳淞。還了書，恰有同鄉的船在那裡，就趁了他的船，並不耽擱，逕回去了。到了家中，合家相見，悲喜交集。原來秋鶴的父親已經五十五歲了，母親錢太夫人極賢惠。因秋鶴時常出門，憂得兩眼欲瞽。秋鶴的房下談夫人，是商戶人家出身，不習世故，人是極忠厚的。雖萬分委曲，亦不肯作聲，不過哭泣而已。幸膝下有兩個小姐，大的已十五歲了。兩個公子，長的名叫繼春。次名承元，方六歲耳。朝夕承歡，聊慰重堂寂寞。今見父親回來，大家破涕為笑。錢太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出了門，父親身弱多病，你的信又不勤，這樣荒冷地方，你去頑做什麼？幸虧你兄弟常常回來，但他一個人也不能料理周妥。你媳婦又棉花人似的，不能當家。你弟媳年紀小，嬉嬉哈哈，這幾個孫了孫女兒，穿的，吃的，用的，頑的，女的要學針線，男的要讀書，一件事兒想不到，人家就說不好。繡花針兒說似棒槌粗的，我五十多歲的人，實在累得受不了的。你今兒回來很好，你就叫你的媳婦同弟媳婦兒分管了家事罷。」秋鶴歎口氣道：「總為家貧，以至如此。前幾年我本打諒要收一個人替母親分憂的，豈知這個人又去了。母親要叫媳婦當家，這是極順的事。但是這媳婦不比別人，這個性情兒，才料兒，是大家知道的，但一味的肯作事吃苦儉省，通不管外邊的世故。倘然鬧出饑荒來，人家不怪媳婦，還是歸到你老人家身上。看不過幫襯幫襯，反到小題大做了。」錢太夫人歎氣道：「叫我怎樣呢？」秋鶴道：「依兒子看起來，不如叫他兩人學習，試試一個月，輪流幫著母親辦事。有不到的去處，母親去提調他一聲，學上一年來，就熟悉了。」說著秋鶴的族弟號映亭，又有遠族的叔了鏡齋乾佐等來見，是同秋鶴的父親一同來的。秋鶴出去見了，就在書房中小酌，彼此談心，直到月上花梢。吃了晚飯，各人方去。秋鶴再進來同父母說論家常，又講講外邊的景致。兩位老人倒也愛聽，一家的人都聽住了，到底錢太夫人體諒說道：「你方回來，路上辛苦，早些回房去歇歇罷。大小姐本來同二小姐睡在你的房裡，今朝搬到我房裡來睡，繼春是同我

一牀睡的，今夜老子回來，不知怎樣。」因笑問繼春道：「你老子買回來多少好頑意兒，你同誰睡？」繼春笑道：「我同爹爹睡。」承元道：「我也要同爹爹睡。」談夫人笑道：「好好，你們都同老子睡罷，等我也清淨一夜，省得半夜裡起來伺候你小爺。」於是各歸房安歇。秋鶴又問問兩人讀的書，夫婦又談了一回心，歎氣一回，歡喜一回，方自睡去。

次日秋鶴方才起身，親友等已來相約了，自此秋鶴在家，適性怡神，安閒無事。所有家務，整理一清，到也自在。安安逸逸過了年，直到乙未二月初八，方赴申江。姑且不題。而今再把環姑的縱跡述寫一番。環姑係海門人，本姓金，為湯愛林養女，初名湯翠娥。到了惠山，改姓金，名環，字翠梧，環姑其小名也。熟人知道，大家叫他環姑，翠梧的名字到埋滅了。本同舒友梅相識，因題他的地方名惜餘春館。自識秋鶴後，真正知己到十二分，也不許秋鶴揮霍。豈知被袁姓娶去，大婦又妒，竟逐出來。其夫私送六百元，大婦只給了一付竹箱、鋪蓋。環姑一個女人，又是人地生疏，意欲圖一個自盡，自思要死何不早死。昔年韓生要我的時候，我若拼得一死，與那老淫婦淘一場的氣，或者到也可以跟了姓韓的了。當時想不到這個算計，今兒弄到山窮水盡，就是一死，也是輕於鴻毛。況我這一嫁之後，秋鶴已是死心塌地，未必再想重逢。死了叫誰知道我這苦呢？若回到江南尋他，他又是行蹤無定的，就是遇著，要想覆水之收，也難啟齒。更且這裡到江南須渡黃河，從河南徐州界一路南下，迢迢數千里。一個弱女子，怎好走呢？若是真個作了尼姑，在這裡出家懺懺今生罪孽，倒也甚好。但不曉得這裡有什麼尼庵，就是知道了，無人引進，也不肯收留的。罷了，我當初來時，曾住在賣花婆康氏家裡的，如今且去尋他，再作計較。主意已定，獨自問到賣花婆家中來。行李叫一個鄰家的小廝拿了。那賣花婆康氏，是一個寡婦。祖上本是好的，如今都已消敗。只剩六七間破屋，已經典去了，也無子息。有一個女兒，叫玉成，嫁在城外圍裡勞姓，是在驛棧上當差夫走信的。環姑到了康氏家中，叩了門，康氏開出來，一見，說道：「阿呀，姑娘為什麼這般狼狽？今日來這裡，你大娘娘曉得的麼？」環姑雙淚俱下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就命小廝把行李放好，給了幾個酒錢，小廝也就去了。環姑方同康氏進來，原來玉成小姐亦在母家，大家見了，康氏道：「你今日到來，真正出於意外，為何如此打扮？你的面龐兒也瘦得極了。」環姑淚眼盈盈的，就把以前的苦楚備細告訴一遍，玉成也替他酸鼻，康氏歎道：「當日大娘娘搬你去，我就知道沒有好結局。我因這個妒婦恨我借給你房子住，說是我引誘他的男人做這個勾當，要同我算賬，我就不敢來望姑娘。現在有什麼主意呢？」環姑道：「我本不難一死，但是徒死無益。欲回江南，又無同伴。細想不如真個做了尼姑罷。本來我前在惠山住在尼姑庵裡的，不過我現在這個地方，不認得姑子，又不知道什麼尼庵。媽媽是本地人，必知道的，要求想個法兒。倘有熟識的，煩媽媽引薦，我就吃他一碗薄粥，懺懺懺懺來世，我就死而無怨的了。」說著又哭了，康氏道：「姑娘年紀尚輕，若肯俯就一些，誰不歡喜姑娘這個人。將來倘一夫一婦成了家，有了一男一女，那就出頭了。」環姑歎氣道：「媽媽，你若要說這句話兒，俗語說的好：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我這個上頭已看透了。若是夫妻好的，自然是生生死死的知己；夫妻不好的，就是歡喜冤家。女人家討俗人眼裡的歡喜，不過是一個色字。過了二十以外，就漸漸的色衰愛弛。有才德，終不及色的好，其餘須要真正是匪勉同心。你想天下能有幾個同心呢？就是我到袁家，也不想意外的好處，不過我自己盡我做妾的道理。無論苦也罷，甘也罷，只要安安逸逸混過了一世，即使釵荆布裙，也心快的。豈知今日到這個田地，而今再教我去別尋門路，也未必有什麼好處。況且知人知面不能知心，我別的好處再不想了。」康氏道：「姑娘莫慌，老身現在同你留心，若信不過的總不替你多言。」環姑哭道：「這是不勞費心，我但望媽媽替我設法設法有什麼尼姑庵薦我進去，同他掃地焚香，修修罪過。倘有機會，我還要回南祭祭我爹媽的墳墓呢！」玉成道：「做姑子是最苦惱的營生，妹妹年紀尚輕，快丟起這念頭。」康氏道：「是嗎！這是人生的末路，你看人家修道做姑子不少，到底看見誰升了天呢？神道仙佛的說頭，本是不可深信的，還不如尋一個小官人，同他過日子的好。」環姑泣道：「果然我要出家，你二位到底有什麼法兒呢？」康氏道：「這裡實在少得很。」玉成道：「我們鄉下倒有一個白衣庵，庵裡頭一個四十幾歲的老尼姑，一個中年的不過二十餘歲，一個小的不過十二三歲，尚未落髮。外邊一個老佛婆，據說也是江南人，這是我們村上的家庵。每年要來化錢化米，也有人請他念唸經。庵中又有十畝香火，田倒也可以自種，自吃了。」環姑仔細一想，此路不走，再無別計。又恐他們攔阻，因道：「且到明兒再講罷。」康氏當他是回心轉意，便笑道：「好好，你且住在這裡，夜裡自己斟酌斟酌罷，想准了明兒同我說。」於是就留他住下，談談別的話，到了深夜，環姑密密的取了剪子，把自己的頭髮通絞掉了，就私自藏好。

到了次早，先自起身，及玉成起來，走出房門時，那環姑已哭得淚人兒一般。見了玉成，就便跪下道：「姐姐要救我一救，成全我落難的人罷。妹妹的心，已經決定了。」玉成見了這個樣兒，驚道：「妹妹做什麼？把髮都絞完了！」康氏也跟了出來，不勝詫異道：「小孩子何故這般呢？」環姑哭道：「媽媽總要救濟救濟。」康氏道：「起來，坐了再說。」於是大家坐了，玉成道：「妹妹既這麼著，也無可奈何了，我就回去同你說去。」康氏歎氣道：「咳，罷了，好一位姑娘，走到這條死路上。你回來不要懊悔呢！」環姑道：「不悔的。」康氏道：「不悔就罷。」因向玉成道：「你今兒就同他一路回鄉，在你家裡住下，明兒去說說看。」玉成道：「說是倒容易，恐怕初進庵中，要幾兩香金。這便怎麼處？」環姑道：「我有，在這裡。就交給姐姐，請同妹子去辦罷。」說著，就到裡頭將竹箱開了鎖，取出兩錠，仍舊鎖好。出來交給玉成道：「姐姐這兩只錠，有二十多兩，就請姐姐同媽媽買果子吃罷。」康氏、玉成道：「阿呀，你是落難的人，我那裡要你的錢？這兩錠太多，你收回一錠罷。」環姑道：「收了罷，我還有呢。」玉成一定只收一錠，環姑道：「我現在要打諒買一只皮箱，一只小書箱，買些文房四寶，就請媽媽同我辦了罷。」康氏道：「這也使得，我們吃了早飯同你去買，我是不知道的。」於是到廚下收拾了早飯吃好，就同環姑到街坊上買了四兩多銀子的東西。其餘銀子，環姑執意不收，只得與女兒分了。回到家中，裝好行李，僱了車一逕出城，到圍裡來。鄉下房屋雖是不多，倒還清潔，玉成的丈夫勞二官，正在家中。玉成同他說了，勞二著實奉承，說道：「姑娘是岳家的老房客，我們同姑娘介紹說，是成人之美，何必再要賞給我們銀子呢？你今兒且過了一夜，明兒我叫房下同姑娘去說，必定成功的。」環姑道：「如此多承見愛，感謝不盡。」勞二就去買辦東西，環姑道：「我要做姑子，不能吃葷了。」玉成道：「妹妹，愚姐有一句話兒，當姑子雖當吃素，然尚未定准幾時進庵，今晚就算替妹妹封齋罷。可憐人生一世，今後は黃米淡飯，永不吃葷，只此一遭的了。」說著，眼圈兒紅起來，環姑也覺傷心，就依了他。夜間果然是肴饌豐盛，皆是勞二自己煮的。環姑喝了幾杯酒，面上微醺，玉成是不能喝酒的，只喝了半杯，再三的向環姑勸酌，直到二鼓，方才撤去。勞二往來蹣跚，收了碗碟，又送上茶來。玉成隨他去忙，並不去幫幫。只坐著拿了一枝銀簪剔牙喝茶，與環姑說話兒，環姑看這光景，大為感傷。因想鄉間夫婦，家非小康，乃如此自在。男人並不求全責備，裝出男人的樣兒。看他夫婦間泄泄融融，自然是極好的了。我環姑所遇的人都不能體貼人的，我反苦到這般景兒，這個天道真是夢呢，遂不覺又下起淚來。玉成解勸了一番，就一同進房。又坐談一回，方一同安歇。勞二則另住外邊，一宵不題。

次日玉成一早起身，到白衣庵，晚上回來，環姑接著問道：「姐姐勞動了，所說如何？」玉成笑道：「幸不辱命，老姑子到人家寫疏去了，我等到午後，方才回來，將妹妹的情節，備細告訴了他。庵裡的規矩要在神佛前各處齋獻齋獻，我就將妹妹的一錠給了他。他也沒得說話，但說妹妹是綺羅隊裡出來的，恐怕不慣清苦。我說他情願的，況將來還須回南呢！姑子說既然他定了主意，後日是浴佛日，就請他進庵罷。但是不習經懺，恐怕要進來學習學習，就是不到施主人家去唸經。這庵裡是有施主來定經的，功課卻最要緊。我說這你放心，他是書寫精通呢！老姑子聽姑娘學問也好，就歡喜。我見事已允洽，便也回來。妹妹請再住一天罷。」環姑自是安慰，但剪去的頭髮，總是不齊，只得紮了一方黑手巾。到了初八，玉成就命勞二先把行李挑去，二人吃了午飯，同環姑到白衣庵來。只見善男信女，擠滿室中。也有燒香拜佛的，也有托故遊玩的。環姑見了老姑子，先去各處拜了佛，然後來行了師徒禮，再與小姑子行了禮。佛婆也來磕了頭，當時就告明施主，將環姑落了髮，改法名蓮因。自此環姑又稱蓮因了，老姑子就出來應酬施主香客去了，命徒弟陪著蓮因談談庵中的規矩、經課的章程，也問了蓮因的來歷。談了好一回，吃了素點，玉成方始告別回去，老姑子也就來說道：「小姐再頑頑去，天色尚早呢！路又不遠。」玉成道：「家中尚有事務，改日再來罷！妹妹你好好在這裡，保重些，不要傷心。得空子我來望你，你也來我家坐坐。」蓮因感他誠實，便一陣心酸，落下淚來，把手巾兒擦，說不出話

來，直送到門口，說道：「姐姐你開了總要來看看我。」玉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就去了。師弟重復進來，佛婆替他收拾一個小房間，放了一只桌子，兩個杌子，安置了行李鋪程，把被窩帳子部署好了。蓮因得空，就向佛婆問問庵中各事。

原來這庵前殿五間，正殿五間，後邊又是五間，名為西院，中間兩間是會客的，東首一間女人的小坐落，再東一間是兩個人住的。分隔兩房西首一間，亦隔為兩小間。前面是佛婆的房，蓮因住在後面。後窗各有小庭心，種著幾竿修竹。東房後庭心一株大玉蘭花樹，老姑子的房。另有東首三間小院落，一間也是小客堂，一間臥房，一間空房，擱下施主寄的空棺木數具。就在後院東廂房房牆上開通一門出入灶頭在後院的西廂房裡。老姑子年紀四十七歲了，法名靜香。小姑子一名蓮根，年二十四歲。一名蓮性，年十三歲，是蓮根帶來的。佛婆徐計氏，是蘇州潁墅關人，年五十五歲，為捻匪所擄。肅清後，為一個官兵所得，就當娶室。生了一個兒子，名阿寶。這年已是二十三歲，向在本地游手好閒，使酒打架，把捻匪中所餘的積蓄一齊耗盡。前三年，徐計氏命他回去打聽潁墅關的消息，因被擄時知道父母無子，還有許多房屋，倘有生機，就要回去取歸。豈知阿寶去後，打聽不得，反到營中去當了兵。寄空信回來。徐計氏無可如何，就到庵中當了佛婆，供些衣食。那蓮根這姑子面貌雖在中等，而搔頭顧影，生性輕狂，是靜香托子許多人招致的。那靜香俗家離日衣庵六七十里，年紀雖老，因中年在家中亂倫，被族中趕出。近處無人理他，只得出家。後來逃到此處，平生善於迎合，就做了白衣庵的住持。庵中每年出息，大約一百餘千，倒也可以敷衍了。那靜香在兩年前，有一老和尚與他相識，被蓮根捉住了。師父只得求他緘口，你有什麼？但只要秘密，我也不來管你。蓮根就罷了。於是就同了一個姓夏的施主往來，雖不能夜夜于飛，而一月必來數次。師父詐癡詐瞎，不來管他。佛婆因在他們下，反自迴避。故蓮根以為獨得之秘，因瞞得甚嚴，故施主都不知道。蓮因看那蓮根，就知道未必安分，但那裡知道師徒這等情節呢？當日進了庵，吃了晚飯人也都散了，師父師兄收拾香燭指揮揩桌掃地，又要記賬，忙得了不得。蓮因初進來，也無從下手，反到房中去睡了。次早靜香一早就出門，到各處香客那裡去謝步，蓮根也到近處施主家走走。到上燈時候，師徒方次第回來。蓮因接見了，談了一回日間的事務，一同吃了晚飯。靜香對蓮因道：「你新來不知辦事，先去睡罷，明兒再說。」蓮因只得回房，師徒又去寫經疏去了。蓮因回到房中，徐計氏的事也方才完結，就進房來拿了一壺茶，看見蓮因睡在牀上擦淚，便道：「小師太，勿要傷感，我來同你講講，同是一處家鄉人，有熱茶在此，喝口罷。」蓮因便立了起來道：「多謝你，教我不要傷感。那裡能夠呢？」一語未終，只見一個人進來。未知何人，下章再說。